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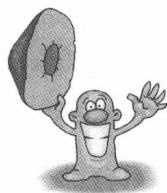
GUI MIAN YING QIANG

# 鬼面影墙

忆 秋等 著

少年文艺丛书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忆 秋等 著



NLIC2970330346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鬼面墙影/忆秋等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8.1  
(少年文艺丛书.第2辑)

ISBN 978-7-5324-7507-0

I. 鬼... II. 忆... III. 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  
IV. 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79838号



鬼面影墙

忆 秋 等著

李 波 装帧

责任编辑 单德昌 美术编辑 肖 冬

责任校对 黄 岚 责任监印 王竹清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少儿网: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: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印刷:上海市印刷四厂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7.25 字数:145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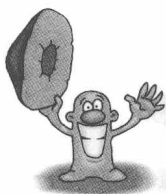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7507-0/I·2713

定价:13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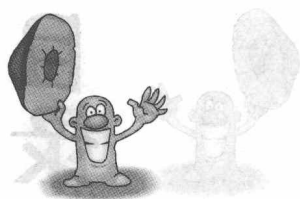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地窖里的东西 ..... | H·凯勒     | 1  |
| 屋顶上的鬼影 ..... | 申巴子      | 7  |
| 黑猫 .....     | [美] 爱伦·坡 | 13 |
| 第三只手 .....   | 张 驰      | 22 |
| 月光下的女生 ..... | 忆 秋      | 34 |
| 幽灵醒来 .....   | 匡 吉      | 41 |
| 长发背影 .....   | 单德昌      | 50 |
| 鬼面影墙 .....   | 周 末      | 54 |
| 尖叫 .....     | 彭明珠      | 61 |
| 拯救魔鬼同学 ..... | 翟 宇      | 72 |
| 幽灵剧院 .....   | 周 末      | 82 |

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旗袍 .....        | 李建珍    | 92  |
| 鬼魂的报复 .....     | 沸海星云   | 103 |
| 一双小手 .....      | 任溶溶    | 112 |
| 玛丽看见了什么 .....   | 忆秋     | 123 |
| 锁怪 .....        | 徐景皓    | 133 |
| 门后有鬼 .....      | 鲁奇     | 147 |
| 电话 .....        | 刘勇     | 168 |
| 卧云山幽灵之舞 .....   | E.T.雁童 | 180 |
| 麦落山 .....       | 忆秋     | 190 |
| 白色幻影 .....      | 岑子     | 215 |
| 你看你看,猴子的脸 ..... | 谢鑫     | 221 |





## 地窖里的东西

H·凯勒

人们都说托米是个怪异的孩子。虽然他的身体和其他表现都与正常的健康儿童没有什么两样,但有些行为却让人不可理解。比如,还在他很小的时候,他就不愿进厨房。在客厅、餐厅以及二层楼的各个房间里,他的表现和别的孩子完全一样,可是让他去厨房,他死活也不肯,大人硬把他抱去,他就没命似的号啕大哭。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托米家的厨房是和一个地窖连在一起的,通过绕来绕去的楼梯,可以从厨房进入地窖,和上面的老屋相比有些比例失调。主人说,也许当初造地窖时上面的房子不是现在这个样子,后来屋子焚毁了,又几次重建,新造的屋子没考虑到比例。

地窖是房子的历届主道的屏障。屏障后面有些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,也没人会去关心这个问题。至少几百年里,没有人绕到后面去看黑咕隆咚的地窖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。

楼梯的顶部有一扇结实的橡木门,把厨房和地窖隔开。这扇门和地窖一样奇怪,和这破旧的房子极不相称,沉重结实,接合处是两个巨大的铰链,门上还有一把大铁锁。如果这是一座





城堡的大门还可以理解，现在却用它来分隔厨房和地窖。

托米的家里没多少钱，雇不起女工，许多家务必须由他的母亲莱昂太太自己做。所以，每天几乎大部分时间母亲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，幼年时期的托米，被母亲一抱进厨房就大声地哭，并且竭力想往外爬。一出厨房他就高兴起来，至少是不哭了。

后来莱昂夫妇发现：如果地窖的门是严严实实关着的，并且上着锁，托米至少可以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，如果地窖的门虽然关着却没上锁，托米就会因为害怕而发抖，但不会出声；假如门是开着的，哪怕是半开，甚至只露出一条缝，这个三岁的孩子就会没完没了地尖叫，尤其是莱昂先生不许儿子离开厨房的时候。

每当在厨房玩，这个孩子养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习惯，老是用破布条、碎纸片和木屑不停地去塞那扇厚实的橡木门和地板之间的缝隙。另一个习惯同样奇怪，只要门一关上并且上了锁，他就会大胆地走过去，亲热地抱着那把锁，不停地抚摸它，亲吻它。

莱昂先生头脑简单，不会理解托米的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。他觉得儿子的行为太古怪太荒唐了，应该用严厉的手段去制止他，让他改掉这种愚蠢的习惯。

托米喜欢母亲。不管什么家务，他都愿意帮她做，但只有一件事例外，那就是让他到地窖里去取东西。只要母亲一打开那扇门，他就会尖叫着跑出厨房，直到他确信身后的那扇门已经关上了才会提心吊胆地走回来。





托米从来不解释他为什么这样。事实上,他从来不提这件事,至少不跟他的父母说。因为如果他去解释了,只会使莱昂夫妇更坚信这孩子有问题。他们想了种种办法试图纠正他的怪癖,但都无济于事,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。

这样一直到了托米六岁的时候,他开始上学了。托米是个聪明的孩子,学习成绩比班上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好。莱昂夫妇为此感到骄傲,唯一让他们感到美中不足的还是托米对待地窖门的态度。最后,夫妇俩决定把托米带到附近的一位医生那里,请他诊断一下,这孩子是否有心理上的什么疾病。

当莱昂夫妇把托米的种种怪异行为向辛普森医生诉说了一遍之后,医生听了听孩子的心脏,检查了他的肺部,还看了看他的眼睛和指甲,然后说:“这是一个很正常、很健康的孩子。”

“是的,”莱昂先生说,“如果没有对地窖门的态度的话。”“他害怕那扇门吗?”辛普森医生问道。“也许吧,在厨房里。”莱昂夫妇同时回答。

“你们可以出去一下吗?”医生说。

辛普森医生和蔼地坐在这个六岁孩子的对面。孩子显然有些紧张。

“托米,告诉我,”医生说,“地窖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害怕?”

“你看见什么了吗?”

托米迟疑了很久才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里面有东西?”“因为……”托米吞吞吐吐的。“因为什么?”“因为那里面有,有东西……”





托米翻来覆去说的就这么多。最后,这孩子的顽固让辛普森医生感到烦了。他开了门,让莱昂夫妇进了诊疗室。

“他说地窖里有东西。”莱昂夫妇面面相觑。

“太荒谬了。”莱昂先生说,“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窖,里面除了一些杂物、柴火、酒桶以外,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是的,”莱昂太太接着说,“自从我们搬进这栋房子,我天天都要下楼到地窖里去拿东西。除了那些杂物,肯定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的。”

“这么办吧,”医生建议说,“现在他认为有东西,只要他一旦知道里面并没有东西后,就会纠正自己的看法的。问题是你们太迁就他,你们应该把地窖的门打开,让他一个人待在厨房里,把门钉上,这样他就关不上了,让他一个人待上一个小时,然后再进去笑话他,让他明白无缘无故地害怕一个地窖是多么傻。当然,我也会让他服用一些镇静剂之类的药。不过主要的问题是让他明白没什么值得害怕的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,托米从父母的身边逃走了。他们追了很久才把他抓住带回了家。一进门托米又不见了,后来发现他是躲在了客厅的椅子下面。

吃完饭,莱昂先生拿出一把榔头和几颗长钉子,对托米说:“我现在去把地窖的那扇门钉住,这样你就关不上了。这是医生叫我这么做的。托米,你必须拿出勇气来,单独在里面呆上一个小时。我们会把灯点上,让你知道这地窖里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东西。懂吗?托米,你要做一个男子汉。”

虽然莱昂太太劝丈夫先缓一缓,等托米长大一点再说,但





莱昂先生还是硬把大哭大叫的儿子拖进了地窖，橡木门被钉上了。

昏暗的地窖里点着一盏灯。托米睁大了惊恐的眼睛，瞳孔越来越热，像灯的火焰一样燃烧着。

此刻，辛普森医生正和他的一位朋友在聊天。这位朋友是一位心理学专家，当他从辛普森那里听说了关于托米的故事，对这个孩子的怪异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兴趣。他认为，狗和幼儿不同于成人，他们的神经系统感觉非常敏锐，远远超过成年人。这个叫托米的孩子朦胧地觉得地窖里有什么东西，而且一生下来就对门背后存在恐惧，而他的父母就感觉不到。他的恐惧感不会没有理由的。

当听到辛普森说他已经建议父母将孩子关在地窖里锻炼他的胆量时，那位心理学家突然站起来说：“请把那个孩子的地址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想去见见那孩子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辛普森医生和心理学家来到了莱昂先生的家里。“我们来看看托米。”医生说，他把心理学家介绍给了主人。

“托米在里面，”莱昂先生说，“我按照您说的，已经让他在地窖里单独呆了一个小时了。”

“他怎么样？”心理学家急切地问道。莱昂太太说：“他叫了一声，后来就很安静了。”“快。”心理学家突然大声叫道，“快把门打开。”莱昂先生用工具弄开了门，大家走进地窖。

灯灭了，里面一片漆黑。莱昂太太举着手里的蜡烛，叫着：“托米，托米。”但没有回音。

这时，心理学家注意到地上一堆发白的东西，点亮些，然后





看见了躺在地上的托米的尸体。他颤抖着声音说起来：“这孩子遭到袭击，我猜他已经死了。”

莱昂太太大声地哭起来，她扑到地上，抱起了身体还发热的小托米。莱昂先生再也控制不住了，他抓住辛普森的臂膀喊道：“告诉我，医生，他是被什么东西杀死的？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辛普森医生脸色惨白地说，“你们不是说，这，这地窖里，没什么东西吗？没……没什么，东西……”

人破胆折胆胆重，謝却常非貴無幾系榮軒曲曲 蕭珊仁 译



## 屋顶上的鬼影

为了实现回老家安度晚年的愿望，理查德·雷蒙先生变卖了在国外的财产回到了英国，在故乡约克郡租了一栋名叫费恩伍德的舒适的乡村宅邸。

这是一栋 H 形的老式建筑，造型风格与楼屋的分布都是很理想的，不方便的是，正中线的两端各有一截楼梯，却与有两排厢房的楼上并不相通。好在雷蒙觉得这可以改造，只要沿着房子的后部建一道回廊，不必穿过大厅就可使楼上楼下通行。雷蒙认为这地方很适合他和妻子居住，所以，稍微做了些改造施工后就住了进来。

房间里配备了一些普通的家具。房东是个老绅士，名字叫希弗尔，长期住在城里。雷蒙先生入住之前去拜访了他，并问起费恩伍德是否租赁给过别人。希弗尔说，是的，而且出租过好几次，房客都因为各种原因住了一阵子就走了。

雷蒙并不在意这些。他和他的妻子住的是宅邸的东厢房，西面的那间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，显得有些空旷。用人们则被安置在厨房楼上朝北的房间里，它与大厅以及 H 形建筑相平行，和山墙连接，仿佛两只翅膀，中间形成了一个很宽的铁皮





屋谷,据说是为了清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积雪。

天花板上有一个小窗户,穿过它可以从小窗来到屋顶。主人可以架一把短梯子从走道攀上小窗户,打开或者关上它。西边的楼梯和走道相通,走道可以到达用人们的房间和西厢房。由于没有窗户,走道的光线都是靠这个天窗射进来的。

住进来大约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,雷蒙先生正坐在椅子上读一本书,他的妻子则在书桌旁写着什么。门口有几个女仆神色慌张地走进来,嚷着说她们都不敢进房间里睡觉。“出什么事了吗?”雷蒙放下手里的书,看着这些受了惊吓的女仆们问道。

“先生,劳驾您去看看好吗?我们不知道怎么说。”雷蒙随女仆们穿过大厅,登上西头的楼梯,到达平台后,看见另外几个女仆战战兢兢地挤在一堆,显然是遇见了什么骇人的事。雷蒙看见走道的墙上映着一块长方形的月光,离地面约七英尺左右。他抬起头看,发现月光是从天窗斜照进来映在墙上的。由于天窗偏在屋顶的一侧,所以看不见月亮,只能看见对面墙上月光照出的天窗的框影。

“什么也没有呀,一切都很正常。”雷蒙先生转身对女仆们说。

“你再仔细看看,先生,”一个女仆指着那墙上的月光说,“那是什么?”雷蒙望过去,竟看见一条细瘦的手臂和一只手的投影,接着,月光里伸进五个指影,好像正在摸索那只窗户的插销。雷蒙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,那一定是小偷在铁皮屋顶





上,想钻进天窗进入到宅邸里来行窃。雷蒙跑进走道,仰望上面的天窗,就在这一瞬间,有个什么东西扑打着一拂而过,感觉上像一块布帘,月光也随之变暗。

雷蒙找来一架梯子,准备攀上去看个究竟,他的妻子抱住他说,不带手枪决不能上去。雷蒙只好叫她拿来自己的那把柯尔特左轮手枪,小心翼翼地上了梯子。爬到天窗口,打开插销,望了望窗外,什么也没看见。雷蒙将身子探出窗口,一点点钻出去,爬到了铁皮屋顶上。

屋顶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落叶。雷蒙四下一望,发现这里既没有走下屋顶的路,也没有另一个窗户通向屋顶。因为不熟悉这房子的情况,怕有掉下屋顶的危险,雷蒙迟疑了一会儿,仍然从窗口爬回到了宅子里。可就在他插好窗销,还有几步就要走下梯子的时候,对面墙上的月光里又一次掠过过一个阴影。

雷蒙把看到的告诉了妻子和女仆们,女仆们也都跟着下了楼,她们害怕待在走道里,都想去看看铁皮屋顶上是不是真的有人。

他们从后门走出宅邸,顺着斜坡来到两道山墙之间的地方。雷蒙发现那里有一根落水管延伸到大厅的屋顶处,他想,如果刚才看到的的确是个小偷,他极有可能是顺着这根管子爬上来的。但即使是这样,他怎么会在雷蒙的头刚探出天窗就消失了呢?下了梯子后看见的那个闪过的影子又是怎么回事呢?莫非那小偷隐藏在大厅屋顶的阴影里,趁雷蒙走下梯子的时候经过天窗奔向落水管,然后顺着管子滑下去。但雷蒙可以肯定,没有看见或听见有人跑过屋顶的任何迹象。





正在这时，雷蒙抬头朝屋顶望去，看见月光下有个飘拂的影子，像一只硕大的蝙蝠，仔细看去，却更像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！他回头看看妻子和女仆们，都是一脸的惊恐，显然她们也发现了这个怪异的景象。可以肯定是个女人！她的两臂不时地举过头顶，胡乱地打着手势，长头发飘扬着散开。

“我到梯子那儿去，”雷蒙迅速做出决定，“你们在这里看住她！”

雷蒙飞快地绕过山墙，奔上宅子的楼梯，刚进入走道，又看见了那个影子掠过墙上的月光。雷蒙攀上梯子，打开天窗。这时，大厅里的钟敲响了一下。

当雷蒙好不容易钻出天窗，踏上屋顶时，下面传来了妻子的声音：“别上去了，那影子已经消失，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！”

雷蒙返身下来，妻子扶他下了梯子，回到了那个斜坡处，见女仆们仍然吓得缩成一团。他们又站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，却再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。但女仆们都不敢回屋子睡觉，都挤坐在厨房的火炉边等到天亮。

第二天，雷蒙请来了一个负责维修这栋宅子的工人，上去检查两个山墙之间的屋顶。那工人找来了一架长梯子，和雷蒙一起爬到了铁皮屋顶上。

“天哪，先生，”工人指着一段紧靠着宅邸西侧的雪松树枝说，“您看见的就是这东西！一场暴风雨从什么地方把它吹到了这里，昨夜的风在屋顶来回吹动它。”

雷蒙暗暗地松了口气，笑着对工人说：“好了，这件可怕的事情总算有了解释，请你把这段树枝扔下去！我们烧掉它！”





那个树枝被从屋顶上扔下，落在了宅邸后面。雷蒙下了梯子，拾起树枝拖进了大厅。随后他把妻子和女仆们叫来，指着树枝嘲笑说：“你们看，就是它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！”

几个女仆看着地上的树枝，不禁笑起来。

“可是，亲爱的，”雷蒙的妻子说，“昨天晚上根本没刮过风呀！”

“肯定刮过，”雷蒙说，“只是我们没注意罢了，一切都是风搞的鬼！”

大家将信将疑地说笑了一阵，便点起火来把这段雪松树枝烧掉了。

不料吃过晚饭后，一个女仆又面色苍白地跑来，对雷蒙说：“先生，真不知为什么，那可怕的东西又出现了！”

雷蒙这次真的惊恐起来。他跑出房间，妻子跟在后面，来到了前一晚去过的那楼梯顶头的平台。他们果然看见映在墙上的那块月光里，又出现了那条手臂，然后是闪过的影子，很像飘拂的衣裳。

“你现在总该相信不是树枝了吧？”妻子说。

第二天，雷蒙让女仆们全都搬到东面的房间去住，好让她们消除恐惧感。同时，他觉得费恩伍德的确不能再居住下去了。

一个星期后，雷蒙去城里找房东希弗尔先生，提出退房。

“其实我早想告诉你，”希弗尔抽着雪茄说，“每年十一月份不宜住在费恩伍德，其余时间啥事也不会有。可我见你态度坚决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”

“你说十一月？为什么？”雷蒙觉得奇怪。





“是的，”希弗尔先生耸耸肩膀说，“也就是说，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发生你曾遭遇到的事情。”

“那么，确有其事？”

“嗯，”希弗尔先生喃喃自语道，“她是在十一月遇到不幸的，所以她会在这个时候出现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雷蒙惊问道。

“我的姑母伊丽莎。”希弗尔回忆着说，“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，家里为了顾全面子，不送她去疯人院，却把她关在西厢房的那间屋子里。显然是因为受了虐待，她的倔强的脾气爆发了出来，把衣服撕成碎片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能钻出天窗，在屋顶上面跑来跑去，又哭又笑。家里人都听任她这样，认为可以让她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可是就在十一月的一天夜里，她从屋顶上摔下来，死了。这件事我没让任何人知道。没想到你偏偏在十一月份住了进来。”

希弗尔说完了有关他姑母的故事后，就和雷蒙办理了退房的手续。不料几天后，费恩伍德宅邸里的工人围着火炉烤火，不小心烧掉了那间西厢房，烧穿了铁皮屋顶。幸好抢救及时，保住了宅邸的大部分建筑。从此，屋顶上的鬼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